紧闭双眼

文 / 〔美国〕斯• 库布里克、弗• 拉斐尔译 / 汪 伟

内景 比尔和艾丽丝的住所—起居室 夜晚*

这是圣诞节前一个星期的某一天。在位于西中央公园的这套舒适的公寓里,圣诞树已经装饰好,到处都陈列着打开着的圣诞贺卡。起居室里的长沙发上,安坐着7岁的海伦娜和她的保姆——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她们正看着电视。

全福

比尔·哈福德和艾丽丝·哈福德,一对 30 多岁、生活美满、颇有魅力的夫妻,正在为参加晚上的一个宴会准备着服装。

艾丽丝(看着镜子): 我看起来怎么样?

比尔: 你看上去很不错。

艾丽丝: 我的头发还行吧?

比尔: 非常好。

艾丽丝: 你还没看呢。

比尔(吻她的脖子): 你的头发完美无瑕,你一直就很美。

艾丽丝: 噢, 快闭嘴……行了, 我们走吧。

他们走进起居室,保姆站了起来。

保姆: 噢, 你看上去真是太——可爱了, 哈福德太太。

艾丽丝(笑起来):谢谢,洛丝。(对海伦

娜)准备好睡觉了吗?

海伦娜:准备好了,妈妈。我已经洗过澡、刷过牙了。

即兴表演 ——比尔和艾丽丝赞许地吻 了海伦娜表示道别。

保姆: 你想要海伦娜什么时候睡觉?

海伦娜: 求求你妈妈, 让我今天晚上睡得晚一点, 再看一会儿电视节目, 求求你了。

艾丽丝: 节目是几点?

海伦娜: 十点半。

艾丽丝: 好吧亲爱的, 但是只能是今晚。 海伦娜: 谢谢妈妈。

屋里的公寓内部通话机铃声响了起来。比尔走过去接听。

门卫(声音):哈福德医生?

比尔:是我。

门卫(声音): 车已经到了。

比尔: 好的, 我们马上就下来。

比尔回到起居室。

比尔: 好了——车来了, 我们走吧。(对保姆)洛丝, 我们可能晚点回来, 但是我会用车送你回家的。

^{*} 译自斯坦利·库布里克和弗雷德里克·拉斐尔的剧本手稿,与完成片有所不同。——编者



保姆: 噢, 那太好了, 哈福德医生, 非常 感谢。

即兴表演——互致晚安、祝过得愉快等 表示。

外景/ 内景 哈福德家楼下一出租车 夜晚

汽车里,比尔握着艾丽丝的手,带着爱意对她眨眨眼睛。

外景 位于市中心的齐格勒家大楼 夜晚

比尔的汽车在一辆加长型高级轿车后 面停了下来。

汽车内景

出租车司机把一张卡片递到比尔面前。 司机: 你能在这儿签个字吗, 医生? 门童撑着一把伞, 为他们打开车门。 比尔(签字): 好的, 谢谢……

司机: 谢谢。(递过他的名片) 要是你想要车,提前大约半个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比尔: 行, 好的。

司机: 祝你们晚上玩得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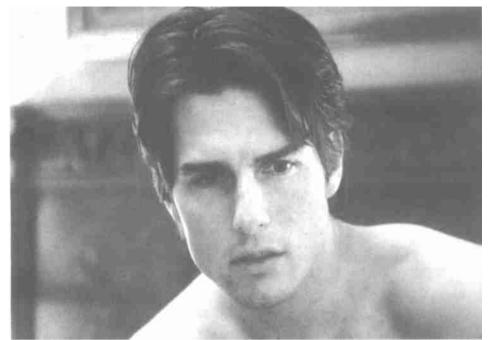
比尔和艾丽丝跨出汽车, 走进了大门。 内景 齐格勒家的房子 夜晚

大型聚会已经在进行之中。我们可以 听到乐队奏出的舞曲,仍然有很多客人陆续 进来。坐在一张桌子旁的两位小姐确认了 哈福德医生及其夫人是邀请名单上的客人。 他们的大衣被服务生保管起来。晚会的主 人,维克托•齐格勒,一位身材适中、皮肤黝 黑、大约55岁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伊罗娜,一 个匈牙利漂亮女人,正站在大厅门口迎接客 人。

齐格勒(大声地、试图盖过周围的喧哗):比尔! ……艾丽丝! ……你们来我真高兴,能看见你们俩真是太好了。

即兴表演——他们继续寒暄,相互握 手、在脸颊上亲吻。

齐格勒: 哦艾丽丝, 我亲爱的, 请原谅我可怜的陈词滥调, 不过你看上去真是太美了。



维克托· 齐格勒和艾丽丝会意地相互微 笑。

齐格勒: 比尔, 你介绍给我的那个正骨 医师还好吗? 他很不错。你现在真该看看 我的发球。

比尔: 当然, 他是全世界水平最高的。

另外一个华丽的房间 稍后

比尔和艾丽丝端着香槟穿过那些时髦人群,在一棵 17 英尺高的圣诞树前停了下来,欣赏着上面的彩灯和古玩等装饰物。

舞厅 比尔与艾丽丝在跳舞 比尔的注意力被演奏台上的一个音乐 家吸引住。

比尔: 我真不相信

艾丽丝: 不相信什么?

比尔: 那个弹钢琴的。他叫尼克· 奈廷格尔, 我们在医学院曾经是同学。

艾丽丝: 对于一个医生来说他弹得相当 好了。

比尔: 他现在不是医生。他退学了。我

得过去和他打个招呼。

艾丽丝:好的,我再去倒一些香槟。

比尔: 我们在酒吧碰头。

当乐队奏完一场、休息的时候,比尔走 到演奏台上。

比尔: 尼克!尼克• 奈廷格尔!

尼克: 嗨! 比尔•哈福德! 真让人吃惊。 你怎么样?

即兴表演——他们握手、互相问候。

比尔: 上帝, 有多久没见了?

尼克: 十年?

比尔:还不止。

尼克: 日子过得怎么样?

比尔: 还行。你倒是成了钢琴演奏家 一

了。

尼克: 我的朋友们就是那样叫我的。

比尔(笑): 今晚怎么这么巧你在这儿演 秦?

尼克: 我认识这儿的看门人, 而且也不需要精湛的技艺。

6 © 世界电影 WORLD CINEMA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他们都笑了起来。

尼克: 你怎么样, 还在做医生?

比尔: 你知道的——一日为医, 终身为 医。

尼克: 而我的情况呢, 是从不为医, 永不为医。你不会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的。

比尔: 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离开学 院。

尼克: 不明白?这种感觉非常好, 为了这种感觉我什么都乐意。

乐队领队走了过来向尼克点了点头,对 比尔作出一个礼节性的微笑。

尼克: 好吧, 我们又得分开了。今天如果你先走了的话, 我这两个星期都在这儿, 在"秦鸣曲"咖啡馆演出, 有时间你就来吧。

比尔(点头):"奏鸣曲"咖啡馆,噢,好的——好吧,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尼克: 我也是。保重。

乐队又开始演奏。舞厅里非常拥挤,比尔沿着舞池的边缘走向酒吧。艾丽丝正在酒吧等着他。她心不在焉地伸手去拿香槟酒杯……发现自己正拿着——或者确切地说碰到——一个男人的手。

艾丽丝(微笑着): 我还以为那是我的酒杯。

扎博: 我对此完全肯定。

扎博是一位英俊男士,约 45 岁,带着一些中欧人的口音。他慢慢地喝着艾丽丝酒杯里的香槟酒——他喝着的时候,直直地看着艾丽丝的眼睛。

扎博: 你读过拉丁诗人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吗?

艾丽丝: 他是不是在气候非常可怕的什么地方痛哭, 自己结束了一切?

扎博: 但是他开始也过得很好, 过得非常好——顺便说一下, 我的名字是桑道尔·扎博, 匈牙利人。

艾丽丝: 很高兴见到你。我叫艾丽丝, 美国人。

扎博: 你想跳舞吗, 艾丽丝?

艾丽丝掠过屋子注视着正与两个漂亮 模特儿说着话的比尔。

艾丽丝: 为什么不呢? ——桑道尔。

屋子的另一端 比尔与模特儿

盖尔, 个子较高的模特儿, 在音乐很响的情况下对比尔喊着——

盖尔: 没人喜欢你吗?(更大声地)没人喜欢你,是不是个问题呀?

比尔: 应该这么说, 是没有人想承认多 么喜欢我。但是我相信会有人对我说的。

盖尔(笑): 你认识努阿拉•温索尔吗?

盖尔问的时候,一只手臂搂着她的朋友的腰。

比尔(微笑地):努阿拉……我似乎是跟着感觉走的……你的名字怎么拼的,努阿拉?

努阿拉: NUALA。 比尔: 这是夏威夷人的名字吗? 努阿拉: 不是. 是一个经纪商的名字。

务阿拉: 不是, 是一个经纪商的名子。 他们都大笑起来。

盖尔:有一次你对她很好。

比尔: 仅仅一次? 听上去倒像是一次失误。

努阿拉: 那次我在拍照, 在洛克菲勒广场做模特儿表演, 那天风很大, 你碰巧经过那儿。

比尔(回忆着): 你是不是眼睛里进了一 些东西?

努阿拉: 好像就是在第五大街的什么地方。那次你真是一个绅士。

比尔: 我匆匆忙忙的, 很容易忘记。

努阿拉: 你竟然有手绢──而且还那么 干净!

比尔: 有时候我就是那样的一种英雄!

艾丽丝与桑道尔正在跳舞。他紧紧地 拥着她。

桑道尔: 你做什么工作, 艾丽丝?

艾丽丝: 哦, 实际上, 我现在正在找工作。我在一家出版社当编辑, 但是他们破产了。

扎博: 也许我能给你一些帮助。我在出版界认识一些人。

艾丽丝没有回答。

扎博:那么,你结婚了吗?

艾丽丝给他看她的结婚戒指。

扎博: 那你今晚是和你丈夫一起来的 吗?

艾丽丝: 是的。实际上……

扎博: 多令人伤心。

艾丽丝摆出一副"那就是生活"的表情。

扎博: 不过当然我应该已经猜到。如果你不是和你丈夫在一起, 今晚你是不会这样小心翼翼的。

艾丽丝笑了起来。

扎博: 我能不能问一下, 为什么一位能拥有这个房间任何一个男人的美丽女子要结婚呢?

艾丽丝: 你可以问。

扎博: 你知道女人为什么一般都要结婚,知道吗?

艾丽丝: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扎博: 这是她们失去童贞然后再和其他 男人为所欲为的唯一途径——是和那些她 们真正喜欢的男人。

艾丽丝:有意思。

扎博: 维克托和伊罗娜他们有一些绝妙 的艺术收藏。

艾丽丝: 他们是有一些, 不是吗。

扎博: 你有没有看过楼上那些印象派作品?

艾丽丝: 我想没有。

扎博: 那儿有几幅精彩的勃纳尔^①的作品。

艾丽丝: 是吗?

扎博: 你喜欢伯纳尔吗?

艾丽丝:是的,我喜欢。

扎博:要不要我带你去看一下?

艾丽丝: 好的, 也许不是现在。

扎博: 我们不会去很久的。

艾丽丝微笑着摇头。

比尔和模特儿 继续

努阿拉领着比尔慢慢地走到门口。

努阿拉: 你知道做医生有什么好吗?

比尔: 通常比人们想像的要少的多。

努阿拉: 是有见识!

比尔: 他们是很有见识──对各种事 情。

盖尔: 但是我会打赌他们工作太辛苦了,我打赌他们失去了很多乐趣。

比尔: 你说得很对。我们去哪儿呢, 姑娘们?

努阿拉(笑):去彩虹结束的地方。

比尔有些泄气。

盖尔: 你不想去彩虹结束的地方?

比尔: 我要不要去彩虹结束的地方呢?

在他想着回答之前,一个身材高大、走起路来像教父般的男人走了过来。这是维克托·齐格勒的助手哈里斯。

哈里斯: 对不起, 哈福德医生。我可以麻烦你一会儿吗?

比尔: 当然可以。

哈里斯(向门那边点头):请你给我一分钟时间,可以吗?

比尔: 在楼上?

① 皮埃尔•勃纳尔(Pierre Bonnard, 1867—1947), 法国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印象派画家, 作品有《失乐园》、《浴缸里的裸女》等。——译者

哈里斯: 请你和我一起上去, 好吗?

盖尔(笑):是为了我的一些事。

比尔: 好吧。

盖尔: 快点回来。

姑娘们向比尔飞吻。比尔微笑着。

共舞的艾丽丝和扎博 继续

扎博: 艾丽丝, 你是一个迷人的女人。

艾丽丝摆出"无动于衷"的表情。

扎博: 我真希望再见到你。

艾丽丝: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扎博: 你真残忍。周末之前我们一起吃午饭怎么样?

比尔和哈里斯 走廊一楼梯

楼下舞厅里的音乐声被隔离开了。哈里斯在一扇门前站住, 轻轻地敲门。

齐格勒(画外):谁?

哈里斯:是我,哈里斯,先生。

几秒钟之后有钥匙开锁的声音。门慢慢地打开, 出现的是只穿着短裤和汗衫、赤着脚的齐格勒。

齐格勒: 你来我很感谢, 比尔。

他做手势让比尔走进去。哈里斯在外 面等着。

一个 20 多岁、美貌惊人的半裸女郎仰面躺在地上,衣服散落在地板上。

比尔: 出什么事了?

齐格勒: 她服用可卡因昏过去了。

齐格勒指着床头柜上服用可卡因的那 些物品。

比尔(检查她的脉搏):像这样有多久了?

齐格勒: 也许有十分钟了吧?

比尔伸手去摸她的颈动脉。

比尔: 以前发生过吗?

齐格勒: 不太肯定, 但有可能。

比尔把女郎的脸转过来, 对着桌上的一 盏灯, 检查她的瞳孔。女郎有些抽搐。

比尔: 她正苏醒过来。

女郎发出一些难以理解的声音。

比尔又拿过她的手腕,看着自己的手表。

比尔: 好 ……那么, 我认为没有什么让人特别担心的问题。可卡因会在半个小时左右挥发掉。

齐格勒看上去有些放心了。

比尔(继续静静地看着她): 还是应该有 人和她呆在一起,直到她完全恢复过来。

齐格勒:好的。

比尔: 在她脸上敷一些冷毛巾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齐格勒:好的。

比尔: 这儿有没有和她一起来的什么人可以送她回家?

齐格勒: 我会照顾她的她是我们家的一个朋友。

比尔点点头,更长时间地看着她。然后 他似乎要走了……

比尔: 她会没事的, 维克托。好吧, 接下来就都交给你了吧?

齐格勒: 当然听着, 比尔。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足以表达我的感激。

比尔: 没什么, 很高兴能有所帮助。

齐格勒: 另外, 比尔——我知道我没必要说. 我相信这事只有我们俩知道。

比尔: 当然。

舞厅

比尔重新回到舞厅。他环顾四周寻找 那两个模特儿,但是没有找到。

然后……一个女人的手臂滑过他的身上。

他低头看见了带着结婚戒指的手—— 这是艾丽丝。

她有些激动,很高兴找到了他。

艾丽丝: 我以前没有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吗?

比尔: 可能。你又叫什么名字了? 她吻了他。

艾丽丝: 我们现在回家吗?

比尔和艾丽丝的卧室 夜晚

艾丽丝正全裸着 站在 梳妆台 的镜子前 敷着面霜。比尔来到她的身后,吻着她的肩 膀,双手轻轻地在她的乳房上抚摩着。

就这样在例行的, 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讨去 了, 而深夜里的事情很久以前就已经显得平 淡了。

比尔的寓所 海伦娜的卧室 夜晚

海伦娜对着比尔和艾丽丝大声朗诵着 《儿童诗花园》。她念完后打着呵欠。

比尔: 现在, 我亲爱的, 该是睡觉的时间

了。你说好不好?

海伦娜微笑着拥抱比尔。 比尔和艾丽丝亲吻她表 示晚安. 关掉灯之后走进起居 室。

艾丽丝放松地叹了口气。 艾丽丝: 那么. 包装一些 礼品你觉的怎么样?

比尔: 否决。我们可以明 天做。

比尔一头倒在长沙发上. 拿起 电视 谣 控 器 开始 变 换 频 道。

艾丽丝依偎着他。

艾丽丝: 今晚有什么好看 的吗?

> 比尔: 报纸你拿到了吗? 艾丽丝的双臂抱着他。 艾丽丝: 我不想看电视。 他们接吻。

艾丽丝: 让我们先打破一

点法律禁忌吧。

洗澡间 片刻之后

比尔从洗澡间药品柜里拿出一个邦迪 药盒,从中取出一个小塑料袋。

室個

艾丽丝熟练地卷起两支大麻烟。

几分钟之后

比尔和艾丽丝半裸着坐在床上, 抽着大 麻烟。



候都更激烈、更充满欢乐。

连续的镜头说明画外音的内容。

起床

艾丽丝和海伦娜在厨房里。

比尔和他的病人在办公室里。

画外音: 只是晨光过早地唤醒了他们。 艾丽丝不得不送海伦娜去学校,比尔也有很 多早就预约好的诊疗,因此晚上的几个小时

WORLD CINEMA 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世丽丝斜躺着吸着大麻烟 膝盖上放着 烟灰缸。她抽得有些过量。

艾丽丝: 我们来玩说直话游戏怎么样?

比尔: 抽着大麻会有一些危险。

艾丽丝: 那不就是乐趣吗?

比尔: 我就听从你的摆布吧。

艾丽丝: 计我们从昨天晚会上那两个漂 亮女人开始好吗?

比尔: 我确实不了解。是她们中的一个 先和我说话的。

艾丽丝: 我以为她们可能是你的病人?

比尔: 没这种运气。她们是模特儿。她 俩中的一个说我 曾在 洛克菲勒广场 刮风的 某一天从她的眼睛里清除了一些东西。

艾丽丝: 总是在工作。

比尔: 那就是我。

艾丽丝: 那么这次她们想从你这儿要什 么?

比尔: 我的肉体 ——别的还有什么? 艾丽丝并不觉得这种话怎么风趣。

比尔: 嗨. 算啦 ——我只是和她们聊了 一会儿……那么,那个和你一起跳舞的男人 是谁?

比尔对此并不感兴趣, 只是想改变一下 话题——

艾丽丝:桑道尔?

比尔:桑道尔他是谁?

艾丽丝: 齐格勒的一个朋友。

比尔: 他是做什么的?

艾丽丝: 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比尔: 一个有钱人?

艾丽丝: 听他说起话来似乎是。

比尔: 那他想干什么?

艾丽丝: 性。到楼上。就那会儿去楼 上。

大麻让艾丽丝觉得这是逗乐。

比尔: 好吧, 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

艾丽丝: 可以理解?

比尔: 是呀, 你是一个漂亮女人。

艾丽丝: 噢. 我明白。 经过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说明我遇见的每个男人都想要我?

比尔: 可能会有一些例外。

艾丽丝: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 所有的男 人——虽然有例外——遇见漂亮女人都想 要她们,不管她们是不是结婚?

比尔: 我想, 基本上, 是这样。

艾丽丝: 这就意味着你也想要那两个模 特儿?

比尔: 我说过了有一些例外。

艾丽丝: 那当然 —— 你是例外?

比尔: 是的。

世丽丝: 为什么?

比尔: 因为我爱你。

艾丽丝: 还有别的原因吗?

比尔: 因为我们结婚了。

艾丽丝: 还有吗?

比尔: 还因为我不愿意对你说谎或者伤 害你。

艾丽丝: 所以基本上你之所以没有和那 两个模特儿……是因为考虑到我,如果不是 因为我,你就会做的。

比尔: 嗨, 难道这是电视转播的法庭辩 论吗?

比尔假装四处观望,寻找着摄像机。

艾丽丝: 你为什么就不给我一个直接的 答案呢?

比尔: 嗨, 行了, 甜心。大麻让你有些过 分了。

他拿过她的香烟掐灭了。

艾丽丝: 我一点都没有过分——你是怎 么想你把我的

比尔: 行了, 行了, 行了。

艾丽丝: 现在你应该尽量说实话。 当那 些实在好看的女人到你的 诊室进行 检查时.

在你面前露出乳房,你有没有想过要她们?

比尔: 行了, 放了我吧。我是一个医生。 这样的事情我一直是很理智的。而且无论 如何我保证要求必须有一个护士在场。

艾丽丝: 你在找借口。当你触摸她们的乳房时,除了纯粹的职业道德就没有别的了吗?

比尔:基本上,都是这样。

艾丽丝: 只是基本上?

比尔: 噢, 行了。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 的。

艾丽丝:没有绝对的……好吧。当然很好……那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当她们的乳头被压着的时候,你的那些女病人会很想知道你那儿是什么反应?

比尔: 肯定不会。

艾丽丝: 那为什么?

比尔(笑): 因为她们担心的是: 我可能会发现她们长了什么东西。

艾丽丝: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比尔: 不, 别再说了。她们大多数都不 会那样。

艾丽丝: 为什么?

比尔: 好吧。我觉得大多数女人一般来 说和男人不一样。

艾丽丝: 哦, 是的——我忘记了。这是 千百万年进化的结果——是吗? 男人就该 把他们的精液射进所有他们可以那样做的 女人身体里, 而女人就只能守身呆在家里管 孩子?

比尔: 这太过于简单化, 但有点儿像是这样。

一丝沮丧的微笑掠过艾丽丝的脸。

艾丽丝: 噢, 别以为只有你们男人知道。 她眼睛里的表情变了, 变得冷淡而无法 探知。比尔拿过她的手在自己的身上滑动。 比尔: 我们知道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艾丽丝(用异常严厉的声音): 关于你所想像的. 我亲爱的。

比尔: 嗨, 艾丽 丝。 嗨, 看着我 …… 真话。这就是你从我这儿知道的事情吗?

艾丽丝低下头,脸上带着奇怪的微笑。

比尔(笑): 你正在惹我生气呢。

艾丽丝: 随你说吧。

比尔: 随我说?等一下。我不会让你那样做的……说正经的……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

艾丽丝欲言又止。

比尔:告诉我吧。

艾丽丝点点头。

艾丽丝: 好吧。去年夏天在鳕鱼岬①
——我想你一定忘了有一天晚上在餐厅,有
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坐在我们旁边,他旁边
还有两个军官。

比尔: 老实说我是忘记了, 他怎么了?

艾丽丝:晚餐时侍者带给了他一张纸条,当他离开桌子的时候——

比尔等她继续说下去。

艾丽丝: 哦……那天早上我在大堂里第一次见到他。他正在登记, 然后跟着运送他的行李的门童走到电梯口。当他从我身边走过时看了我一眼, 但是并没有停下。走了几步之后他又转过身看着我。他什么也没说, 也没笑。事实上, 我觉得他对我还板着脸。也许我也是那样。(停了片刻) 我的心情被他搅乱了。我在沙滩上躺了整整一天, 想入非非。

她停了下来。

① 鳕鱼岬(Cape Cod),又称科德角,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一个狭长的砂土半岛,有沙滩和古老的乡镇,是夏季旅游度假胜地之一。——译者

比尔:接着说。

艾丽丝考虑着怎么继续。

比尔盯着她。

艾丽丝: 那天下午你和我做爱了, 我们 谈了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孩子。后来我们在 阳台上坐着,他从我们阳台下走了过去,没 有抬头看。但他的目光搅得我心烦意乱. 我 想如果他想要我,我肯定不会拒绝。我觉得 我已经准备放弃你,放弃我们的孩子,我所 有的未来。同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 解——当我摸着你的前额、吻着你的头发 时,那一刻我对你的爱既温柔又悲伤。晚餐 时我戴着一朵白色的玫瑰花, 你说我很美。 那不是巧合。因为他和他的朋友坐在我们旁 边。他没有抬头,但是实际上我一直想站起 来走到他的身边,就像一部电影中那样,对 他说:"我来了,我的爱——你是我一直等待 的人,带我走吧"——哦,就是那会儿一个侍 者给了他一张纸条。他看了,脸色变得苍 白,告别了他的朋友,神秘地看了我一眼,离 开了餐厅。(又停了片刻)那天晚上我彻夜 未眠,早晨醒来时还是心神不定。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还在担心他走没走 ……直到早餐 时我才意识到他已经离开了, 我松了一口 气。

长时间的沉默。

比尔: 如果他没有走?

艾丽丝没有马上回答。

艾丽丝: 我不知道。

比尔什么也没说,但是他的嘴边挂着轻 蔑的神情。

电话铃声响。

比尔: 喂? ……噢……他们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不用, 我有地址……如果他们再打电话来, 就说我已经在路上了。

他挂上电话,开始穿鞋子。

比尔: 劳• 纳桑森刚刚死去。

艾丽丝: 噢, 太糟糕了。不过那正是你期望的, 不是吗?

比尔: 是的 ······(开始穿衣服) 我必须去一会儿。

艾丽丝: 现在?

比尔: 我必须露个面。

比尔静静地穿好衣服。

艾丽丝: 显然, 告诉你这些是一个错误。

比尔(冷淡地):没关系……我们必须永远坦诚相待。

艾丽丝: 那是因为大麻 ……

比尔(冷淡地): 没关系, 什么事也没有。 那只是过去的想像。

外景 玛丽恩的公寓楼 夜晚 比尔的出租车在第五大街一幢漂亮的 公寓楼前停了下来。

门房打开门。

内景 玛丽恩的公寓大厅 比尔走向电梯。

内景 玛丽恩家的私人电梯门厅 比尔走出电梯,发现她家的门微敞着。

他轻轻地敲门,没等答复就走了进去。

比尔(轻柔地):玛丽恩?

他走过静静的公寓房间。

室祖主

劳•纳桑森的尸体躺在一张大床上,两边都是氧气瓶,桌上放着一些药品。

玛丽恩, 死者的女儿, 一个 20 多岁的漂亮女郎, 坐在床的一端, 精疲力尽, 手臂低垂在身体两边。她想站起身, 但是比尔轻轻地制止了她。她只是对他点了点头表示问候, 那大大的眼睛显得很伤心。

比尔走到床头,他的手机械地放在死者 的前额和手臂上。他摇了几下头,耸了几下 肩膀,略微表示出遗憾之情。

> 比尔: 我希望他最后的时刻是安详的。 玛丽恩用绝望的眼光看着他。

他把手放在自己的衣袋里,眼睛环顾着整个屋子,最后落在玛丽恩身上。

比尔: 好了, 玛丽恩, 至少你不是完全没有准备。

她向他伸出手, 他同情地握住。玛丽恩 悲伤地叹了口气。

玛丽恩:爸爸今天好像非常好。九点钟左右他说想睡一会儿,所以我走进客厅看电视了。我觉得从他房间里出来没有超过半个小时。(开始哭泣)当我回来时,开始我还以为他还睡着呢……当我意识到他已经没有了呼吸……我做了你告诉我的一切……可是……他……(说不下去了,悲伤地摇着头)我给急救中心的人打了电话……当他们到这儿时,他们说他……死了,还问我是不是想要他们把他带走……

她哭泣着。

比尔拿过一把椅子,在她的对面坐了下 来。

比尔: 玛丽恩, 从你所说的来看, 你父亲似乎是在睡梦中去世的。他没有受苦。

玛丽恩: 噢, 上帝, 我不希望 ……我多害怕现实中 ……死之类的事情 ……可是人死去是那么容易 ……就像让我生活中别的所有事情那样轻而易举。

比尔(握住她的手): 你通知你的亲戚没有?

玛丽恩: 我给卡尔打了电话——我的未婚夫。

当她说'未婚夫"时,她的眼睛没有看比尔。

玛丽恩: 他正在帮我打电话, 马上就过来。

比尔: 噢, 那很好。

玛丽恩: 我觉得你在这儿遇见过卡尔几次? 我们正打算四月结婚。

比尔: 噢, 那非常好, 我为你感到高兴。

有一段时间,两人都相对无语。

画外音: 我当然记得卡尔。那么她要和他结婚。比尔想, 我想知道为什么?她肯定不爱他。他看上去一无是处, 也没有钱……他只是某个学科的助教……但是现在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还有……如果她是我的情人, 她的头发就不会那么干燥, 嘴唇会更丰富、更红润……

玛丽恩(突然开始说话):爸爸有那么多担心和失望。我的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我的兄弟,是那么让人失望……我甚至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们听到的关于他最后的消息是:他在墨西哥的一个小镇上,我甚至都记不得是哪儿。

比尔把手放在她的头上, 轻轻抚摸着。 他感觉到了她开始抖动的身体, 她哭泣的声 音越来越大, 最后毫无节制地放声大哭。

突然,她从她的椅子上滑落下来跪在比尔的面前,手臂抱着他的双腿,把脸埋在里面。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看着他,透着狂野和哀伤,热烈地低语。

玛丽恩: 我不想离开这里 ……就算你永远不来 ……就算我永远看不见你 ……我想,至少,在你附近生活 ……

比尔看上去有些感动而不是吃惊——比尔: 求求你起来吧. 玛丽恩。

他轻柔地说着, 弯下身来把她轻轻地扶 起。

他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死者, 非常犹豫 地拥抱着她, 吻她的前额。

同时,不知道为什么,涌起了对艾丽丝的一股愤怒之情。

妒忌的幻象: 艾丽丝和海军军官的画面。

门铃响了起来。

他匆忙地吻了吻玛丽恩的脸颊,似乎是 表达感谢之情,然后向门口走去。 站在那儿的是卡尔。这是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 手中握着一把雨伞, 脸上严肃的表情很合适眼前的局面。两人诚挚地互相问候, 似乎是相识已久的熟人。他们向卧室走去。看见死者, 卡尔面露窘迫之色。

卡尔: 噢, 我可怜的、亲爱的玛丽恩。 我 直遗憾。

他把手臂放在她的身上。

比尔走进隔壁房间写死亡证书。

他写完后回到主卧室。这对已经订婚的夫妇手拉着手,坐在死者的床边。

门铃响起。

卡尔: 我来开门。

当他离开房间时,玛丽恩,眼睛看着地板,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玛丽恩: 我爱你。

比尔只是温柔地说了她的名字——

比尔:玛丽恩。

卡尔和玛丽恩的叔叔婶婶一起走了进来。他们的到来给了比尔道别的机会。他 走到门口。

卡尔: 希望不久我们能见到你。

外景 玛丽恩的公寓楼 夜晚

比尔走到外面。天气变得暖和了。轻 轻的微风从附近的公园带着难以说清的感 觉吹到街道上。比尔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门房:要出租车吗?

比尔: 不, 谢谢。我觉得还是走一走好。 外景 从街道到公园 夜晚 比尔走着。

外景 公园 夜晚

比尔漫步穿过公园。他注意到阴影里的那些长椅上,一对对情人正在接吻,就好像春天真的来到一样,也不存在潜藏在温暖的空气中的危险。

一个流浪汉直挺挺地躺在一张长椅上, 全身裹着报纸,帽子盖在脸上。 画外音: 流浪汉的形象使他想到了刚离开的那个死者, 他有些震动。一想到这具尸体正在开始腐烂和分解, 他感到有些恶心。他很高兴自己仍然活着, 这些丑恶的事情离他还很遥远。实际上, 他的生命还充满活力, 有一个美丽的妻子, 如果他想要的话还可以有若干别的女人, 尽管那样做需要更多的闲暇时间。

比尔注意到迎面走来一群流里流气的 男大学生,六个人几乎占满了整个人行道。 他向旁边走开,给他们让路。

但是当他们经过他时, 其中一个敞开大 衣的高个男生, 故意用胳膊肘撞他。

比尔不禁站住了。那高个男生继续走了几步,转过身来。他们之间距离很近,彼此怒目而视。

突然, 比尔转过身走了。他听见身后爆 发出一阵笑声。

他想转过身和他们对打,但是他感觉到 自己的心脏在奇怪地跳动。

画外音: 他问自己, 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懦夫; 他还注意到自己的膝盖有些颤抖。 真可笑! 为什么要卷入一场街头打斗, 对方还有五个同样喝得醉醺醺的同伴。

比尔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画外音: 他, 一个 35 岁的男人, 一个职业医师, 一个孩子的父亲, 一个已婚男人。他在医院里可能会意气风发, 明天也可能就会像刚才那个流浪汉一样……以前他考虑过自己的职业没有呢? 危险始终潜藏在那儿, 无时无刻、无所不在, 除非你把它们彻底忘记。

外景 街道 去多米诺家的路上 夜 晚

比尔走着。

画外音: 当然, 避免一场与大学生的荒 唐斗殴显然是常识……但是如果遇到了那 个海军军官, 艾丽丝和他之间

妒忌的幻象: 艾丽丝和海军军官的画面。

画外音: 真是精神错乱! 毕竟,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在想什么呢? ……不过,如果真的那么糟糕,她主动和他上床——这当然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糟糕——还把这事当作乐趣给他上一课……

外景 街道一多米诺的公寓 夜晚 比尔经过一个年轻姑娘, 这是多米诺。 她跟在他身边和他一起走。

多米诺: 嗨。

比尔放慢脚步看着她。这是一个涂着 暗红色口红的漂亮姑娘。

比尔: 嗨。

多米诺: 你好吗?

比尔: 很好。你好吗?

多米诺: 我好极了……听着, 想不想找 点小乐子?

比尔: 对不起, 你说什么?

多米诺: 找点小乐子呀。跟我进来吧? 我就住在那儿(指着附近的一条过道)。

比尔(犹豫着): 跟你一起进去?

多米诺: 是的。比起在外面可就好多了。

比尔: 你住在那儿?

多米诺:是的。

比尔: 就你自己?

多米诺: 我有一个室友, 但是她不在。 (轻轻地握着他的手臂) 没事——不会有人 找麻烦的。

比尔微笑着,不置可否。

多米诺:真的没事,来吧。

比尔由着她把自己带到那个门口。

多米诺(轻轻地):来吧。

内景 多米诺的公寓一大厅 内景

她引着比尔走过一间狭小、昏暗的过 多米诺: 我道, 外面霓虹灯广告牌的背面一闪一闪的灯 时候才干这个。 光照进屋子里。 比尔(有些

比尔: 我们是不是该说一下价钱?

多米诺:60 怎么样?

比尔点头,感觉有点不舒服 ——

比尔: 60, 还行。

多米诺笑了起来。

多米诺(笑): 我不限时间。

她打开门,两人走了进去。

屋子很干净, 收拾的很整齐, 有点像以前的铁路公寓。

姑娘笑得很甜美,带着比尔走进一间很小的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干净的、没有床罩的大床。

比尔: 顺便问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多米诺: 多米诺。

比尔: 多米诺。这是一个不常用的名字。

多米诺:怎么说,这是我的,哦……职业 用名。

比尔: 好吧。

多米诺: 那你的名字叫什么?

比尔犹豫着 ——

比尔:比尔。

多米诺: 嗨, 比尔。

比尔: 嗨, 多米诺。

多米诺: 你是不是要喝点什么?

比尔: 不, 谢谢。我很好。

她播放了音乐。

比尔:不错的小地方。

多米诺:是的,很不错。

比尔: 这儿真是你住的地方吗?

多米诺: 你第二次问我这个问题了。

比尔: 不是, 只是感觉大多数女孩不会 用自己住的房子——会有太多的麻烦。

多米诺:是这样的,但我很少做。

比尔: 噢, 那是怎么回事?

多米诺: 我只在拖欠的学生贷款太多的 时候才干这个。

比尔(有些吃惊): 你正在上什么学校?

16 © 世界电影 WORLD CINEMA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多米诺: 纽约大学。

比尔: 你在学什么?

多米诺: 社会学。

比尔: 社会学好吗?

多米诺:相当好。听说过皮尔斯坦和约 翰逊吗?

比尔: 老实说, 我不太懂社会学。

她开始慢慢地脱衣服。

多米诺: 你做什么呢?

比尔: 我是一个医生。

多米诺: 医生?

比尔·是的。

多米诺: 全科医师?

比尔: 是的。

多米诺: 我的父亲就是全科医师。

比尔(笑): 没开玩笑吧? 我可不希望认 识他。

多米诺(笑):他在新泽西工作。

比尔:新泽西

她退下自己的连裤袜扔在桌子上。

比尔: 听着. 我知道现在有些晚了. 但是 如果我问你有多大你介意吗?

她伸直胳膊一丝不挂地站在他面前。

多米诺: 你认为呢?

比尔: 好吧. 老实说. 我想说 16 岁或 17. 但是显然你还在上大学 是 18 岁?

多米诺(笑):19岁。

她用手臂抱着他的脖子,凝视着他的眼

多米诺:那么,开始吗?

比尔的手机响起来了。

他向口袋里摸索着, 多米诺放开比尔以 便他能取出电话。

比尔: 喂? (是艾丽丝)嗨,甜心。是的, 一切都好 ……我不能肯定 ……我们正在等 着一些亲戚……也许会晚一些……不,不用 等我。不太好说话……好的,我尽量……还

是该儿。

他挂断电话,把它放进衣袋里。

多米诺: 刚才是比尔医生的夫人吗?

比尔想了片刻点了点头, 然后他叹了口 气站了起来。

多米诺(不是问题): 你得走了。

比尔: 恐怕是这样。

多米诺: 直让人难堪。

他取出钱包,开始数出 60 美元。

多米诺: 噢. 你看. 你不一定非得

比尔: 不. 没事。

多米诺:直的 没关系。

比尔: 不, 别。听着, 我们需要更多更好 的社会学家。

他们都笑了起来。

多米诺: 好吧, 但是你下次免费。

比尔:说定了。

外景 去"奏鸣曲"咖啡馆的路上 夜 晩

比尔漫无目的地走过冬季的街道。

画外音: 我现在去哪儿呢. 他问自己。 显然是回家上床睡觉。但是他无法说服自 己那样做。他想再回去找刚才那个女孩,但 现在回去总有些可笑。他感觉离自己原来 每天的生活轨迹越来越远, 几平进入另一个 完全不同的世界。

碰巧, 他经过了一家小型夜总会, "奏鸣 曲"咖啡馆,看见了外面贴着的尼克•奈廷格 尔的名字和照片。他停下来看着。

门童观望着。

门童: 乐队快要结束了, 但是还在营业。 比尔点点头走了进去。

内景 "奏鸣曲"咖啡馆 夜晚

这儿只坐满四分之一的顾客。比尔坐

在一张靠近乐队的桌子边。 尼克看见了他,向他眨了眨眼。

比尔打了手势问好,要了一份啤酒。

睛。

乐队完成最后一个曲子后略带敷衍地 向零落的掌声鞠躬致谢。

尼克走到比尔的桌子旁。

尼克: 嗨, 比尔!

即兴表演——他们握手互致问候。

侍者给比尔倒啤酒。

比尔: 你喝什么?

尼克: 苏格兰酒加苏打水。

侍者点点头立刻走开。

尼克: 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比尔: 碰巧经过这儿。我在附近有一个 病人.

尼克: 你住在"村子"①那边?

比尔: 不, 我们在西中央公园那儿有一 套公寓。

尼克: 你结婚了?

比尔:9年了。

尼克: 是晚会上和你跳舞的那个漂亮女

人?

比尔: 是的。

尼克: 幸运的男人。

比尔点头。

尼克: 有孩子吗?

比尔: 一个 8 岁的女儿。你怎么样?

尼克: 我在西雅图有一个妻子和 4 个男

孩。

比尔: 太好了。这是你的乐队?

尼克: 不是, 我只是充个数。

比尔: 你通常和谁一起演奏?

尼克: 随便和谁, 哪儿都去。其实, 我今

晚还要赶一场呢。

比尔: 你今晚还要在别的地方演出?

尼克(耸耸肩):他们大概在两点左右开

始。

比尔: 在"村子"?

尼克: 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比尔: 那怎么去?

尼克:每次都是在不同的地方,我只能 在一个小时左右之前才能知道。

比尔: 每次都是不同的地方?

尼克: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比尔(笑):这是什么大谜底?

尼克伸出手掌做出一无所知的样子。

尼克: 我就弹钢琴。

比尔: 是什么性质的呢?

尼克:什么性质?怎么说呢,老实

说,要说清楚不太容易。

比尔: 但是你以前不是去干过吗?

尼克: 是这样。

比尔: 那怎么会不容易描述呢?

尼克: 我是盲弹的。

比尔:什么?

尼克: 我是盲弹的。

门口那儿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尼克的注 意力。

尼克(站起身): 马上就回来。

他走到夜总会门口的窗边向外面下着雪的街道张望,但没有看见他要找的东西,就走了回来。

尼克: 刚才很抱歉。我得在这儿见一个人。 比尔: 给你地址?

尼克耸耸肩,表示是。

比尔: 听着, 你说的关于什么盲弹是编的吧。

尼克: 不, 那是真的。他们的活动是很严格的。

比尔: 这越来越让人感到好奇。

尼克: 也许是这样, 但是听着, 我发过誓要保密, 所以求求你, 忘记我对你说的一切。

① 村子(Village),指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美国纽约市下城的一个区,位于华盛顿广场西侧,第14大街和春街之间,美国东部文化艺术活动中心。——译者

比尔: 尼克, 你信任我。我不会对任何人吐一个字, 但是现在既然你已经对我说了这么多, 你就不能不接着说。

尼克: 不, 真的, 这不是一个玩笑。我说的是正经事。

比尔: 尼克, 你不能对我这样。我的余 生会一直琢磨这件事的。相信我。

尼克感到这样做很不舒服,但说出来是 非常有致命的。

尼克: 好吧, 只能你和我知道。

比尔: 绝对没问题。

尼克:好吧。首先,尽管我是盲弹,但我 当然还是能听见……声音……

比尔闭上眼睛,仔细听着这些具有刺激 和暗示性的话。

尼克: 然后最后一次, 眼罩戴得没有那么紧......

比尔认真地听着。

尼克: 比尔 ······我这辈子见多识广 ······ 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女人 ······

> 比尔: 进入这样的地方要花多少钱呢? 尼克: 忘记这些吧。

比尔: 你是什么意思,"忘记这些"?

尼克: 忘记这些吧。

比尔: 你看, 我不在乎花多少钱。

尼克: 这不是钱的事情。这些人对钱不感兴趣。这是一件完全保密的事情。

比尔: 这些人。这些 人是什么人?

尼克: 算了吧——如果我知道他们的名字, 只要能大声说出来, 我宁可付出一切。

比尔: 尼克, 你是不是把这事过于夸张了? 肯定

有能让我进去的办法。

尼克(摇头):那是太危险了。

比尔: 危险?

尼克: 这不是你能和他们打交道的那种 人——除非你也是黑白两道。

尼克看见有个人正透过玻璃窗看着屋 子里。

尼克: 我马上回来。

他站起身,快速走到外面的街上。比尔隔着窗户看着,他在寒冷的天气里缩着身子、踏着脚和一个男子说话,还写下了一些什么。

尼克走了回来,不停地搓着手。

比尔用探究的眼神看着他。

比尔: 是地址吗?

尼克: 还有口令。

比尔:口令?

尼克: 是的。你进去不能没有口令, 而且他们每次都换口令。听着, 我马上就得去干活了。

比尔(边说边笑): 尼克, 你这家伙, 你知道你今晚毫无疑问可以带我一起去的, 是不是。

尼克叹了口气摇摇头。

比尔: 你看, 让我来告诉你——你给我 口令和地址, 我自己去那儿。不会对你有任



何连累,肯定不会。

尼克有些犹豫。

尼克: 你看, 即使我真的那么疯狂告诉 了你, 你穿的衣服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去。

比尔: 为什么不行?

尼克: 他们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穿着道 具服装。

比尔: 戴面具穿道具服装?

尼克: 一直是这样。

比尔(看看手表):好吧,过点了。不过 我知道可能有一个地方还开着。

尼克: 比尔, 你真是疯了。 这么晚没有什么服装店还开着。

比尔: 你看, 尼克, 没什么关系,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试一试。如果我不能找到面具和服装, 我就忘掉整个事情。以名誉担保。

看上去尼克准备妥协了。

比尔: 行吗?

尼克叹了口气, 顺从了。

比尔: 行了, 就这样, 你给我地址和口 令。告诉我需要什么样的服装?

外景 繁华的格林威治村大街 夜晚 比尔的出租车停在一家服装租赁店前。 广告牌上写着:"礼服和道具服装"。

店门关着。

比尔: 见鬼。

他想了片刻,付给司机钱后跨了出来。 他注意到另外一个广告牌上写着:"紧急情况下按3号公寓门铃"。他抬起头,看见公寓楼上亮着一盏灯。

他按了3号公寓的门铃,那上面写着名字——吉布森。铃声响了几下之后,一个声音从通话器中传出。

吉布森: 我是吉布森, 你是谁?

比尔对着保安摄像机说话 ——

比尔: 吉布森先生吗? 吉布森: 你想干什么?

比尔: 吉布森先生, 很抱歉这个时候打扰你。我是一个医生。我姓哈福德。我要见你. 有重要的事情。

比尔向保安摄像机举起他的纽约州医师执照。

吉布森: 谁受伤了?

比尔: 没有谁受伤, 但一样重要。

吉布森: 怎么个重要?

比尔: 如果我能到楼上和你谈一小会 儿. 那就更好。

吉布森: 你明天来更好。

比尔: 吉布森先生, 明天就太晚了。我确实想现在就见你, 时间不会很长。

一阵沉默。然后传出打开门的嗡嗡声。 比尔推开门,两步并作一步地走上楼 梯。

一扇门打开了,但还挂着保险栓。一个50多岁、在法兰绒睡衣外又披了一件沉重浴衣的男人从门里朝外面窥视着,眼神和举止活像一个路边巡回剧团的蹩脚演员。

比尔: 吉布森先生?

吉布森: 我是。

比尔又一次举起自己的纽约州医师执 照——

比尔:晚上好,吉布森先生。这是我的 纽约州医师执照,这样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吉布森(看了看执照,又看了看比尔): 好吧,那么你就是哈福德医生。这都是怎么 回事?

比尔: 吉布森先生, 你不会那么容易理解这事是多么紧急, 不过……我需要……一套道具服装和晚礼服……

吉布森(不信任地盯着他): 你需要一套 道具服装和一套晚礼服?

比尔:是的。

吉布森: 我很抱歉 ——你是说真地希望 我为了你打开店门, 在这个时候?

比尔: 我能想像这对你有多麻烦, 吉布 森先生。但 我 愿意 额外 再支 付二 百美 元 作 为补偿。

吉布森没有回答。

比尔: 你觉得怎么样?

从吉布森的表情看来, 这听起来相当不 错。

内景 服装租赁店 夜晚

稍后, 吉布森带着比尔来到灯光昏暗的 道具服装区。

吉布森: 好吧, 现在让我直接说吧。你 想要一套晚礼服,一件黑色教士服和一副完 全盖住你的脸的面具,是吗?

比尔: 是这些。

吉布森: 我得告诉你医生, 每天都有人 对我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要求,你也是其中 **シー**。

比尔: 那总是有原因的。

吉布森: 对, 你是医生(对自己的妙语暗 自发笑)。

突然,比尔听见前面的什么地方传过来 玻璃杯的声音。

吉布森按下一个电灯开关。过道尽头 出现了一间小办公室,那里的桌子上都是盘 子、玻璃杯和瓶子。 两个日本男人, 戴着金 发女郎的假发,除了日本和服之外什么也没 穿,从桌子旁的椅子上蹦了起来。同时,一 个还算漂亮的半裸女孩钻到了桌子下面。

吉布森大步向前冲了过去, 越过桌子抓 住了其中一人的假发。同时,那个少女,也 许是 14 岁, 迅速地从桌子下面钻了出来, 沿 着通道向比尔这边跑了过来, 撞进他的怀 里。

吉布森扔掉假发,抓住了那两个穿和服 的人,同时向外面的比尔喊着——

吉布森: 请给我抓住那个女孩。

女孩紧紧搂住比尔,似乎确信他现在是

她的保护人。她微笑着的小脸蛋上都是扑 粉,眼睛里还留着顽皮的神情。

吉布森(呼喊): 先生, 我要叫警察, 请你 留在这儿。

穿和服者甲: 吉布森, 你疯了吗?

穿和服者乙: 我们是小姑娘邀请来的。

吉布森: 你会有机会解释这一切的, 你 没看到这姑娘有些错乱吗? (转身面对比 尔) 很抱歉得让你久等了。

比尔: 那好吧。

比尔有点儿着魔似地低头看着女孩,女 孩用既迷人又孩子气的眼睛看着他. 似 平被 魔法镇住了。

那两个穿和服的男人开始用日语相互 争吵

吉布森转向比尔——

吉布森: 我很抱歉, 你是说要一件棕色 的还是黑色的教士服?

比尔: 黑色的。

少女(眼睛闪着光): 不行, 你必须给这 位先生一件貂皮斗篷和红丝线的紧身上衣。

吉布森(对女孩): 你在那儿别动。(对 比尔) 你是什么尺寸?

比尔: 我穿 38 号的夹克衫。

吉布森从旁边取出一件棕色教士服,掂 在手里等着比尔是否首告 ——

吉布森: 这件会适合你。

比尔:好的。

吉布森:好吧,我们再去试一试晚礼 服

两个日本人留在用玻璃隔开的办公室 里。

吉布森把他们锁在屋子里。

穿和服者甲: 吉布森. 这太不像话了! 你必须马上让我们出去。

吉布森: 恐怕那是不可能的, 先生们。 现在这是警察的事了。你们得在这儿乖乖 地呆着等我回来。

即兴表演——两个日本男人还在抗议 着: 女孩轻轻地在他们前面跳上楼梯。

吉布森: 现在马上去睡觉, 你这下贱堕落的东西。我把他们解决掉立刻找你说话。

女孩冲比尔伤感地摇了摇头, 走了出去。

内景 服装租赁店前面的道具服区 稍后

比尔已经换上了一套黑色半正式晚礼服,等着吉布森填写单据。他的衣服和道具服装放在两只大塑料购物袋里。

吉布森: 好了, 租金是 150, 押金是 300, 另加特别服务 200。一共是 650 元。

比尔:对。

比尔递给他自己的信用卡和驾驶证。

吉布森: 我更喜欢现金。

比尔: 对不起, 我没有带那么多钱。

吉布森拿过信用卡。

比尔:谢谢。另外,顺便说一下——我 希望你对孩子不要太严厉。

吉布森: 我很抱歉, 医生。但是连我都不清楚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比尔: 好吧, 只不过一开始你说你的孩子有些错乱, 然后你又说她下贱堕落, 这些事情有点矛盾。

吉布森(颇有戏剧性地): 那么,精神错乱和下贱堕落在上帝的心中不是一样的吗?

比尔现在想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和吉布森争辩,因此他用他最职业的方式来 回答。

比尔: 好吧, 不管怎么样, 可以做点什么 让事情好转。也许我们明天还能就这个问 题来讨论。

吉布森讥讽地笑着,什么也没有说。

外景 服装租赁店外 夜晚 比尔拿着装有那些衣服的大塑料袋,叫 了一辆出租车。他仔细地看了看那张写着 地址的纸条。

比尔: 去长岛的"沙点"那个地方怎么 样?

司机做了一个鬼脸。

比尔:除了记价之外再加20怎么样?

出租汽车司机(摇头): 那我就得空驶回来。

比尔:50怎么样?

出租汽车司机:50 还行。

外景 各种各样的出租车/汽车 夜晚 (分两组拍摄)布鲁克林大桥。高速公路。

内景 出租汽车内的比尔 夜晚

画外音: 比尔想着——"我一定是疯了" 之类的话。

外景 长岛大楼路 夜晚

出租汽车慢慢驶入一条树木茂密的道路。

出租汽车内

比尔看着车外的那些楼房。在前方,他看到一辆拉上车帘的加长型高级轿车驶进一扇大铁门,铁门两边各有一间门房。

当他们的汽车慢慢地经过大门时,比尔看见上面的标记上写着"布莱切利庄园"。

比尔: 好了, 司机——就是这儿。在路边停一下。

出租车停了下来。记价器打着 75.50 美元,比尔拿出钱包。

比尔:好,这是86,还有......

比尔小心地把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一 撕为二,把其中一张给了司机。

比尔: 我答应你除了记价器的钱之外还有五十,现在你拿着这半张; 如果你等我回来,你就能得到另外那半张,然后回去再加上记价器的钱,行吗?

司机机警地看了比尔一眼。

司机: 那你要多久?

比尔: 就是这个问题——我不能肯定。 可能是十分钟, 也可能一个小时左右。但是你看. 我把所有的东西留在这儿. 行吗?

> 司机接过那半张百元钞票—— 司机: 行。

比尔从出租汽车里出来,穿上教士服, 把外套搭在肩上,走进了大门。

外景 大门 夜晚

大铁门关着,一个人也没有。保安摄像 机正对着他。

通向庄园的道路弯弯曲曲,伸向一片包围着庄园房子的小树林。

比尔在门的一侧按了门铃,从房子里立刻走出两个人。

门卫甲(礼貌且说话得体):早上好,先生。

比尔:早上好。

门卫甲: 我们能为您效劳吗?

比尔: 我想你是要口令吧?

门卫甲: 如果您不介意, 先生。

比尔(慢慢地):费黛里奥彩虹

门卫甲:谢谢,先生。

门打开了。

门卫甲: 停在那儿的那辆出租车是您的吗, 先生?

比尔: 哦——是的, 是的。我的司机突然得流感了。

门卫甲: 出租车可以直接把您送到楼门口。

比尔: 听着, 我到这儿已经很幸运了, 那家伙刚从保加利亚来。

比尔勉强地笑了起来, 没有注意到门卫 脸上细微的表情变化。

门卫甲: (指着一辆汽车): 烦劳您上这辆车,先生。我们将直接把您送到里边。

比尔: 好的, 谢谢。

他们进了汽车。

门卫乙留在了大门口。

内景 汽车

比尔静静地坐在司机旁。

视点:长岛——庄园房子——夜晚。 汽车向房子驶来。

内景 汽车

门卫甲(老练地):现在可能是您戴上面 具的最好时间,先生。

比尔(随便地): 噢, 是的, 当然。

比尔从衣袋里取出面具戴上了。

外景 庄园房子 夜晚 汽车停下,比尔走了出来。

比尔:谢谢。

他走上石阶。走到大门口的时候, 门自动打开了。

内景 庄园房子

比尔走进一间很大的、到处是镜子的前厅,四周点着蜡烛。两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灰色面具的仆人一起发出耳语般的声音。

仆人: 口令?

比尔: 费黛利奥彩虹。

仆人甲:谢谢,先生。

他们中的一个接住了他的大衣, 另一个 为他打开了一扇门。

比尔走进一个很长的房间, 烛光摇曳; 天花板非常高, 墙壁上包着黑丝绸。每一侧的门上都镶着镜子, 使得房间的空间似乎加大了。大约有 50 个男女打扮成教士和修女的模样, 他们的脸被面具完全挡住了。

不知在何处的乐器发出的意大利式礼 拜音乐,正逐渐加强着力度。

当他的眼睛渐渐习惯了这种暗淡的光线后,比尔看到女人们是完全赤裸着的,黑色的面纱从她们头上飘曳而下。比尔的目光从艳丽妖娆的女人到身材苗条的女人,从精致细腻的女人到丰满富态的女人,他产生

了一种无法表达的欲望。

偶然地, 当那些人的眼睛转向他时, 只要一碰到他的目光, 他们就立刻转向别处。

一个教士和他擦身而过碰了碰他,对他 点头致意;从面具后面的眼神中,比尔感觉 到一种探究和洞察的目光。

一种奇怪而浓重的香水味,就像南方花园里的香味,弥漫在整个房间里。

又有一个人的手臂碰到了他, 但是这次是一个尼姑。她的脸被完全遮住, 和其他女人一样, 完全裸体, 黑色透明的面纱从头上的扎带上飘逸下来。

女人: 你不属于这儿, 你还有一个机会 离开。

比尔一时很紧张,但同时也被这个女人 的美貌和性感所吸引。

比尔: 我十分抱歉, 可是我觉得你认错 人了。

女人:请别在这儿犯傻了,赶快离开这儿。

比尔: 你是谁?

女人: 这没有关系, 你必须离开。

比尔: 你和我一起走吗?

女人: 这是不可能的。

比尔: 不可能?

女人: 不可能。

比尔: 我们能去这儿别的什么地方吗?

女人: 绝对不行。请相信我, 如果你被 发现, 你就会很麻烦。

比尔向她走近,但她往后退了几步。

另一个女人: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不 跳舞?

比尔看见有两个男人正从另外一个角落观望着他,他猜想这个女人是他们安排过来测试他的。他微笑起来。

比尔: 我很乐意跳舞。

但是就在这时,刚才那个女人又返回来

了。她假装她刚才听到了他说的话, 并且用那两个男人都能听到的音量说话——

女人: 终于又回来了。(笑) 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我认识你。

然后, 她转向另外那个女人, 对她悄声说——

女人: 让我 先和他在一起──就一会 儿。

另外那个女人用微笑表示同意, 迈着轻 盈的步子走到那两个观望的男人那儿去了。

女人: 不要问任何问题, 不要对任何事情感到吃惊。我已经试着骗住他们, 但是你不可能糊弄他们多久。趁现在还来得及, 快走——小心不要让人跟着你, 千万不要让人知道你是谁, 要不然你就不得安宁。快走!

比尔: 我们还会见面吗?

女人: 不行。

他抓住她的手把她拉近 ——

比尔: 我必须再见到你。

女人(悄声地、绝望地): 快走啊!

比尔: 真的没有办法再见到你了吗?

女人: 不, 我们必须永远不再见面, 那样 会毁了你和我的生活。

就在这时,一个高个子男人在他们面前站住,微微鞠了一躬,很礼貌但极具强制性——

高个男人: 你愿意和我一起跳舞吗?

女人犹豫着,但是高个子男人把手臂放 在她的腰上,把她带向旁边的房间。

片刻之后,一个声音在比尔后面悄声传来——

优雅男人: 口令!

比尔转过身去,看见了那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身材魁梧.另一个身材高挑优雅。

优雅男人: 口令!

比尔: 费黛里奥彩虹。

优雅男人:对了,先生。那是入门的口

24 © 世界电影 WORLD CINEMA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令,但是我可以问一下屋子里的口令是什么 吗?

比尔呆住了。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优雅男人: 你能不能配合一下告诉我屋 子里的口令是什么?

这次他的话听上去有些威胁。

比尔想不起说什么,他摇摇头耸耸肩 膀。

比尔:对不起。好像我已经忘记了。

优雅男人走到屋子中间,举起了手。所 有一切都慢慢停了下来。

当有人把一只手放在尼克的肩膀上,小 声对他说了什么后,蒙着眼布的尼克停止了 弹拳。所有人的眼睛看着比尔,那两个男人 走到他的身后。

优雅男人: 口令, 先生! 我要求你必须 说出来。

比尔: 瞧, 我直是万分抱歉, 但我已经告 诉讨你,我肯定是忘记了。

优雅男人: 那很遗憾。在这儿不管你是 否忘记,或者你本来就不知道,都无所谓了。

其余的男人慢慢地围绕在比尔周围。

比尔: 好吧, 先生, 看来我应该对你们诸 位表示道歉。

优雅男人: 现在道歉太迟了。

比尔: 好吧. 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说. 我因 为没有记住第二个口令而向你们表达诚挚 的歉意。

比尔: 好吧, 先生, 现在请务必原谅我。 我要走了。

优雅男人: 恐怕那是不可能的。

比尔: 先生, 你不认为这出闹剧太离谱 了吗?

比尔想找一条路,但是没有人为他让 路。

> 优雅男人: 敦请摘下你的面具。 比尔环顾着这些戴着面具、围在他身边

的人。

优雅男人(严厉地): 请摘下你的面具。 比尔慢慢地摘下他的 而具, 把它放在自 己的衣袋里。

女人: 我准备来顶替他。

屋子里有人在吃惊地低声抱怨。

女人伸手取下包住她的头, 脸和脖子的 面纱: 面纱飘落时形成了优美的弧线。面纱 落在地上后,女人完全赤裸了。她的黑色长 发撒在她的肩膀、乳房和臀部。

优雅男人: 你准备好了顶替他吗?

女人: 是的, 我准备好了。

人群中发出了低声的叹息。

优雅男人: 你知道你这样做有什么后果 吗?

女人:知道。

屋子里又是一阵低声的抱怨。

优雅男人转讨身面对比尔——

优雅男人: 你可以走了. 马卜离开这幢 房子。但是首先我必须警告你,如果你还要 问这问那或者告诉别人你今晚在这里看到 的一切, 你就得为自己和你的家庭出现的最 严重的后果负责。你明白吗?

比尔没有马上回答。

比尔: 这个女人怎样顶替我?

优雅男人: 这和你没有关系。

比尔(摇摇头): 我不能让这个女人为我 承担。

优雅男人: 你不能。任何情况都不能改 变她的命运。在这里、诺言一旦作出、就无 法撤回。

女人: 快走! 你救不了我

当她说这句话时, 摘下面具让比尔在一 瞬间看到了她的脸。

然后, 几条强有力的 胳膊抓 住他把他推 到了外面。

> 内景 比尔的公寓 夜晚

现在是凌晨四点钟。比尔现在已经换 回了自己的衣服,走进了房间。所有人都睡 着。他走讲自己的书房,把他的道具服装和 晚礼服放进了抽屉里。

为了不弄醒艾丽丝,他在走进卧室前先 脱掉了衣服。

军福

艾丽丝还睡着。她的手臂枕在自己头 下面, 嘴唇半张着, 痛苦的阴影围绕着她的 嘴唇。

这是比尔从未了解的一张脸。他向她 弯下腰来, 但是她的前额立刻布满了皱纹, 就好像什么人碰了那儿一样: 她脸上的表情 看上去非常怪异。

突然,依然在睡梦中的她发出刺耳的笑 声, 让比尔吃了一惊。

比尔(不自觉地): 艾丽丝。艾丽丝? 她张开眼睛,缓慢而艰难。她盯着他, 好像没有认出他。

比尔(轻柔地): 艾丽丝?

当她醒来时,眼中充满了恐惧——甚至 是一种恐怖的神情。她半梦半醒,看上去非 常绝望: 艾丽丝举起了手臂。

比尔: 怎么了?

艾丽丝盯着他,仍然很害怕。

比尔: 艾丽丝, 是

我。

艾丽丝深深地吸 了口气. 试图作出微 笑. 胳膊滑落在毛毯 上。

艾丽丝(似乎很遥 远的声音):是早晨了 吗?

比尔: 快了。刚过 四点。我刚回来。

她点点头,但似乎

并没有听见或明白他的话。她盯着远处 似 平能看透他。他弯下腰,抚摸着她的额头。 她稍微有些震颤。

比尔: 怎么了?

她慢慢地摇摇头,抓住他的手轻轻地掠 过自己的头发。

比尔: 艾丽丝, 你笑起来真奇怪。怎么 7?

艾丽丝(遥远地): 我一直在做梦。

比尔(轻轻地): 你梦到了什么?

艾丽丝: 噢, 太多了, 我都记不住。

比尔(轻轻地):试一下也许能想起来。

艾丽丝: 刚才我脑子乱极了——现在我 累了。你也一定累了。

比尔: 没那么累。我觉得我一点儿都睡 不着。你知道,有时候我这么晚回来,最好 是直接去工作。

艾丽丝点点头,不感兴趣。

比尔: 但是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梦告诉我 呢?

他笑起来有些勉强。

艾丽丝: 你直应该躺下休息一会儿。

比尔犹豫了片刻, 然后他在她身边直直 地躺下,尽量不去触摸她。他们静静地睁着 眼睛躺着,彼此都感到相互间的亲密和距



离。

过了一会儿, 他把头支在胳膊上, 长久 地看着她, 似乎那样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她脸 部的轮廓。

比尔: 把你的梦告诉我吧。

比尔又说了一次,就好像她一直在等待 他的邀请。

她向他伸出手,他握住了——就像他以前经常做的那样把玩着她细致的手指,虽然温柔但是有些心不在焉。

艾丽丝叹了口气,开始了并不很肯定的 诉说——

艾丽丝: 我觉得梦是从我父母的房子里开始的。他们不在。我一个人。我很吃惊,因为第二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但我没有结婚礼服。然后你和我游荡在一个古代的城市。这个城市全都是各种古代风格的建筑,东方的、埃及的、希腊和罗马的建筑。那儿荒芜人烟。街道上空空荡荡——没有人,没有动物。我记得当时我想,这就是我们的蜜月。接着是晚上,天空满是星星,那么蓝、那么宽广,就像是画上去的。你说那是我们婚房的房顶,你双手抱着我,你和我做爱,你对我说你会永远爱我。

比尔: 我希望那时你也爱我。

比尔带着看不见的、恶意的微笑说道。

艾丽丝: 我爱你当然超过你爱我。我们做爱了, 虽然有一丝悲伤, 甚至痛苦。突然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突然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穿的衣服不见了。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的羞耻感在身体里燃烧, 几乎把我毁灭。同时, 我对你也如此愤怒, 因为我觉得那都是你的过错。这种恐惧、羞辱和愤怒的感觉如此强烈, 比我以往任何一种情感都深刻。你感觉到了罪恶, 赤身裸体奔了出去, 为我们俩去找衣服。你一

走开,我感觉特别好。我对你既没有歉意, 也不为你担心。我独自一人,像进入了天 堂。我躺在一个郁郁葱葱的花园里,在夜空 下一丝不挂地平躺着,这时候的我远远比现 实中的我更美。当我躺在那儿的时候,从树 林中走出一个年轻男子,他就是我曾经告诉 过你的饭店里的那个海军军官。他看着别 处,但我知道那就是他。他在我面前停了下 来,用探询的眼光看着我。我朝他笑着,充 满诱惑和放纵的神情。我在生活中从来没 有那样笑过。他向我伸出胳膊,在我身边躺 了下来。

艾丽丝又陷入了沉默。比尔的喉咙有些发干。在屋子里的黑暗中,他看到她的脸深深地埋在双手中。

比尔: 一个奇怪的梦, 但是还没有结束, 是吗?

艾丽丝没有回答。

比尔: 结果是什么呢?

艾丽丝:不能说。

艾丽丝: 不能说。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

比尔: 这只是一个梦。

艾丽丝叹了口气,犹豫地继续往下说。

艾丽丝: 他看着我……慢慢抱住我……我们开始做爱……我好像弄不清我度过了多少白天和夜晚——没有时间, 也没有空间。我们越做爱, 彼此对对方的欲望就越强烈。除了先前我感受到的恐惧和羞辱之外, 再也没什么能和我现在所感受到的自由、快乐和……欲望相比。后来我意识到我们旁边还有几对情人……大约有几百人, 他们也正在做爱。然后我就和别的男人做爱, 当他满足了我的情欲后, 我又找另外一个……说不清找了多少人。可是我一直没有忘记你。就在这个时候, 你正在为我买最漂亮的衣服和珠宝。后来一群人跟着你, 狂呼乱喊。接

着你被一些战士抓住了——这些人里还有 教士。有个人——像巨人一样,把你的手绑 了起来。你还是赤裸着身体。我知道你要 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没有一点儿同情 心。我还在为发生的一切事情指责你。我 感觉到我被人从你身边拉开了,但我知道你 还是能看 见我在 如潮般无数赤身裸体的男 人的怀里。战士开始鞭打你,血像泉水般流 淌。我看着, 丝毫没有感觉到吃惊或者同 情。接着你冲着我微笑,表示你已经满足了 我的愿望,为我买了所有我想要的一切。可 是我觉得你的举止很可笑。我想逗逗你—— 对着你的脸大笑起来。他们开始把你钉到 十字架上, 我希望你能听见我的笑声, 所以 我就笑得尽可能大声刺耳那一定就是 我醒来时你听到的笑声。

他们俩都一动不动, 沉默不语。此刻, 任何话语似乎都没有意义。这时, 比尔发现 他还握着艾丽丝的手。她仍然默不作声, 面 无表情。

尽管他已经开始恨她, 他对这只细长、冰凉的手指的感觉却还是那样温柔——不过是更加敏锐了。不知不觉地, 他轻轻地在这只熟悉的手上碰了碰嘴唇. 然后放开了。

艾丽丝闭着眼睛,嘴边带着一丝快乐、 天真的笑容。

他感到自己有一种无法理喻的欲望要 和她做爱。

他转过身用双手抱住她,但又停了下来。他在她旁边直直地躺下——艾丽丝看上去已经睡着了。

他闭上眼睛,心里想——

画外音: 这是她的妓女梦。现在, 我们 之间悬着一把剑。我们就像致命的敌人一 样彼此撒谎。

> 内景 比尔的公寓 卧室 黎明 比尔六点钟起床穿上了衣服, 艾丽丝还

在睡着。

他只睡了一个多小时,看上去很憔悴。 海伦娜的卧室

他往外走的时候经过了女儿的房间。 她还在睡着。他吻了吻女儿的额头。

书房

他收拾起道具服装走了出去。

外景 "奏鸣曲"咖啡馆 白天

出租车停了下来,比尔跨出汽车。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到这家他上次遇见尼克·奈廷格尔的咖啡馆。

门关着。他透过窗户向里面张望,发现 椅子都被摆放在桌子上,屋子打扫得很干净。

他拍了拍玻璃大门。从柜台后面传来一个正在忙着的女经理"我们现在不营业"的喊声:稍后,一个女清洁工打开了大门。

比尔: 早上好。如果可以, 我想和经理 说两句话。

女清洁工: 维基. 有人找你。

女经理:好的。

比尔走到她坐着的桌子旁。

比尔:早上好。

女经理: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比尔: 我想和尼克• 奈廷格尔联系上, 有 很重要的事情。

女经理: 他今晚会来。

比尔: 我有事今天上午想见到他。

女经理: 我们规定不能泄露雇员的住址。

比尔: 当然。我完全理解。但我是一个 医生(给她看他的医师执照) ……这是关于 个人医疗方面的事情, 我知道他想尽可能越 早知道越好。

外景 贾森宾馆 白天

比尔的出租车停了下来。这是一家处 于市中心的小型宾馆。 内景 大堂

大堂里空无一人,只有一个30岁出头、 正在看一本平装书的 男接待员坐在柜台后 面。

比尔: 早上好。

接待员: 早上好, 先生。有什么可效劳 吗?

比尔: 请你给奈廷格尔先生的房间打个 电话行吗?

接待员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比尔(微笑):是尼克•奈廷格尔。

接待员: 我很抱歉, 先生。 可是他已经 结帐了。

接待员的语气中有一种轻微的同性恋 语调。

比尔: 他结帐了?

接待员: 是的。

比尔: 他有没有留下地址?

接待员:没有,恐怕没有。

比尔: 他什么时候结帐的?

接待员:大概是早晨五点。

比尔: 五点。这么早结帐是不是太早 了,是吗?

接待员:是有点儿太早了。

比尔: 你有没有碰巧注意到他离开时.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

接待员: 你不会是一个侦探吧, 也许?

比尔: 不, 我是一个医生。尼克和我是 老朋友。

接待员: 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 奈廷格尔 先生走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很异常的事情。

比尔: 是什么呢?

接待员:好吧。他回来那会儿大约是早 晨四点半。有两个男人和他在一起——两 个壮汉

接待员弯起胳膊肘、握起拳头摆出一副 "壮汉"的样子。

接待员: 我注意到他的脸颊上有一道淤 伤,可是我肯定他前一天晚上还没有。 跟着 他的那两个男人穿得考究,说话彬彬有礼, 但他们不是那种可以和他们开玩笑的人, 如 果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奈廷格尔先 生说要结帐,和其中一个男人上楼去他的房 间:另一个男人留在这儿,付清了他已经拖 了一个多星期的帐单。当他们下来时, 我觉 得奈廷格尔先生看上去很害怕——你 要是问我,真的非常害怕。他试着递给我一 个信封,但是他们看见了,把它拿走了,并且 说他的任何邮件或口信都得由一个被授权 的人来处理。当他们带他出去时,我看到有 一辆汽车在外面等着。

比尔: 知道他们可能去哪儿吗?

接待员:一点儿也不知道。

外景 服装和赁店 白天 比尔走了进去。

内景 服装和赁店 白天 吉布森: 啊 ——是那个好医生。

比尔: 下午好。

吉布森: 你昨天晚上玩得好吗?

比尔: 是的, 很好(把服装递给他)。

吉布森小心地从购物袋里取出衣服,摊 放在柜台上仔细地检查着。

吉布森: 我觉得你忘记了面具。

比尔: 噢, 没有吗?

吉布森: 不在这儿。也许你把它留在哪 儿了。

比尔: 我不知道。我肯定把它丢了。就 算在帐上吧。

吉布森: 好吧. 如果能找到就拿过来. 我 把钱退还给你。

比尔:行。

比尔看着吉布森在帐单上写着。

比尔: 我想也许现在正是时候, 能说一 说你女儿的事?

吉布森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古怪的表情。 吉布森: 说一说我女儿的事?

比尔: 是的, 我觉得就是关于你昨天晚上说你的女儿有些——精神不正常, 我们当时发现的情形是有点儿……既然我也在场, 或者说至少是一个目击者, 我觉得应该向你建议做一些医疗检查。

比尔边说边用手指敲击着桌子。

吉布森向比尔傲慢地微笑着—— 吉布森: 我猜你想负责治疗?

就在这时,通向里面一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一个穿着晚礼服、披着大衣的年轻人走了出来。比尔认出这就是昨天晚上穿和服的男人中的一个。在他关上门前,他迅速地瞥见里面一个穿着胸罩和短裤的年轻姑娘,正在穿衣服。

穿和服的男人看见比尔时后退了一步, 但是立刻恢复了镇定。

他从吉布森的柜台上拿起火柴给自己 点上烟,招手道别离开了服装店。

比尔: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

吉布森(出奇地平静): 你说什么?比尔: 昨天晚上你还要叫警察呢。

吉布森: 我们作了别的安排。

吉布森拿起信用卡从桌子上推过来。 比尔看着信用卡。

吉布森: 好吧。租金是一百五十, 二百块附加费, 二十五块的面具押金; 我预收了三百块定金, 对不对?

比尔点点头。

吉布森: 如果, 医生你还想要别的任何 东西……(微笑) 不一定是教士服……

外景 比尔的外科诊所 白天 内景 比尔的外科诊所 白天 尽可能类似的场景。

比尔和他同事之间的对话。除了别的可以谈的之外,他告诉同事这样的天气他有

点儿疲倦,要求取消今天下午的预约门诊。

外景 比尔的诊所 白天 比尔叫了一辆出租车, 出去办别的事情

内景 出租汽车 白天 比尔在沉思——

画外音: 应该写下来。

外景 各种视点的镜头 白天 第 59 大街桥。

高速公路。

外景 长岛一庄园 白天

出租汽车到达庄园。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可疑之处,这儿既没有汽车,也没有行人。汽车稍稍驶过大门,停了下来。比尔走出汽车,向大门走去。

大门被锁上了,一个人也没有。

他听见保安摄像机镜头马达转动时轻 微的'吱吱"声。他焦急地抬起头,下定决心 要坚持调查。

他按了按一侧门柱上装着的门铃。

他听到另外一侧的保安摄像机马达转动的声音,镜头正向他移动。

他等待着。过了片刻, 一辆汽车慢慢地 沿着道路从房子那边驶到大门口, 停了下 来。

一个年长的仆人钻出汽车,慢慢地来到门边。他拿着一封信,一言不发地把信从铁门缝隙里向比尔递了过来。比尔的心紧张地"砰砰"跳动。

比尔: 是给我的?

仆人点点头回到汽车里, 向来时的方向 驶了回去。

比尔看着信封。上面用整洁清晰的笔迹写着:"威廉·哈福德医生"——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

他打开信封,拿出一页手写的纸。上面写着:"放弃你的调查,那是完全徒劳的;第二



次警告你考虑一下这句话。我们希望,为了你自己,那也已经足够了。"

比尔站在那儿,看着这张纸。

外景 出租汽车 白天

比尔从这封信上抬起头,若有所思——画外音:第二次警告?——为什么是第二次警告而不是最后一次?这封信的语气有所保留令人奇怪,说明发出这封信的人似平一点儿都没有安全感。

这封短信使比尔有些失望;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又使他消除了某种疑虑,而这又是他说不出口的。但是至少,他现在感到那个女人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只要他小心而巧妙地进行,就有可能找到她。

内景 比尔的公寓 夜晚

比尔正在进餐。艾丽丝和海伦娜坐在他旁边,一家人一起坐在餐桌上。

这一场戏里,他们之间有一些简单而自然的对话,而同时出现画外音——

画外音:他回家了,感觉有些疲备,但是

又异常地高兴,伴随着一种奇怪的安全感,尽管总感觉有些欺骗性。他的情绪高昂而兴奋;尽管有两个晚上没有睡觉,他还是觉得一种不同寻常的新鲜和清醒。同时,他感到所有这些生活的规则、内容和安全感,只是一种欺骗和错觉。

艾丽丝微笑的镜头。

画外音: 他又想, 她带着天使般的表情坐在那儿, 看上去像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可她却想做一个妓女, 和一百个男人做爱, 通宵达旦, 在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放声大笑, 可是让他吃惊的却是他并不恨她。

艾丽丝: 你今晚必须要出去吗?

比尔: 恐怕如此。我得去医院看一些病 人。

> 外景 玛丽恩的公寓 夜晚 比尔从一辆出租汽车里出来。 内景 玛丽恩家的客厅 夜晚 他遇见了正从里面出来的玛丽恩的未

婚夫卡尔。卡尔热情地握住他的手, 两人互 致问候。

比尔: 玛丽恩怎么样了?

卡尔: 还算可以。

比尔: 我一直希望她能重新开始面对现 实。

卡尔(摇摇头): 很不容易。她一直身体不好……真是可怕。

比尔(点头): 我想她的亲戚现在和她在一起?

卡尔: 没有, 今晚他们不会再来了。要是有人能陪她, 她会很高兴的。明天我要带她去康涅狄格州和我的母亲呆在一起。

比尔(点头):那可能正是她所需要的。

卡尔(放开他的手): 好吧, 再见到你真好。安排一个葬礼有那么多事情,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内景 玛丽恩的公寓 夜晚

玛丽恩打开门。她穿着黑色衣服,显得 有些激动。

玛丽恩(疲倦地微笑): 你让我等了很长时间。

比尔: 我很抱歉, 玛丽恩。今天是我特别忙的一天。

客厅里,玛丽恩微笑着拿过一把椅子放在长沙发旁,紧挨着比尔坐下。

比尔拿过她的手, 热情地看着她。她并不想隐瞒对他的无望的爱。

比尔: 我在楼下撞见了卡尔。他说你明 天要去康涅狄格。

她悲伤地凝视着他的眼睛 ——

唇。

玛丽恩: 如果你不想要我去, 我就不去。 比尔长久地看着她, 弯下身子吻她的嘴

他们在长沙发上拥抱着,一起倒了下去。 玛丽恩: 噢, 比尔, 我爱你。我多么爱你。 他吻着她, 开始爱抚她的乳房和身体。 玛丽恩(啜泣): 噢,比尔,我爱你。我爱你。

比尔:玛丽恩

比尔轻柔地念着她的名字, 继续脱着她的衣服。

接着,她开始哭泣。

比尔试图让她别哭,但是她哭个不停。

比尔(悄悄地):怎么了?

一开始,玛丽恩并不回答。

比尔: 怎么了?

玛丽恩(含着眼泪微笑着): 没什么。

比尔(冷淡地): 没什么?(坐了起来)玛丽恩,出什么事了?

玛丽恩: 噢, 比尔……只是……一切都 这样……没有希望。

比尔皱起眉头。

玛丽恩: 我们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显然不是比尔心里所想的, 他扭过头 看着别处。

玛丽恩: 我那样说你生气了吗?

比尔:没有,当然没有。

玛丽恩: 你是生气了。

比尔: 我没有生气。

她把自己的下巴放在他的肩膀上。

玛丽恩: 噢, 比尔……对我说些什么吧。 我心里乱极了。

比尔(一动不动): 玛丽恩, 我觉得这样 太疯狂了。我是一个幸福的已婚男人, 还有 孩子, 而你也已经和卡尔订了婚。

玛丽恩的肩膀低垂下来。

比尔: 我确信你现在最好是按照计划明 天和卡尔去康涅狄格。一种全新的环境和 新鲜的空气, 会让你有一个很好的新天地。

玛丽恩一动不动地坐着,泪水顺着脸颊 流了下来。

比尔一言不发地坐着, 感到的不是同情 而是阵阵的不耐烦。 然后他看看手表,站了起来——

比尔: 玛丽恩, 亲爱的, 我多么遗憾 他很想对她说一些更善意的话, 可是他

发现很难做到——

比尔: 如果我们在婚礼前彼此不再见 面, 我会向你们发出我最真诚的祝贺和最良 好的祝愿。

她一动不动,似乎既没有明白他的祝贺 也没明白他的道别。

他想重新握住她的手, 但是她拒绝了。 然后他几乎责备地说——

比尔: 我希望你能和我保持联系, 让我 知道你身在何处。

她坐在那儿,好像变成了石头。

比尔: 再见. 玛丽恩。

他离开房间,在走廊上站了片刻,就好 像给她最后一次机会给他回话。但是她转 讨头去。

> 外景 去多米诺家的路上 夜晚 比尔走着。

内景/ 外景 面包店一比尔买了一块蛋 糕 夜晚

从店铺窗玻璃外拍摄比尔。

外景 多米诺家的街道 夜晚

比尔走在前一个夜晚妓女多米诺招呼 他的那条街上。

他拿着一盒用蓝丝带扎好的小蛋糕。

他找到地址,按门铃。门打开后比尔走 了讲去。

内景 多米诺家 楼梯走廊 夜晚 一个看上去像艺术家的 40 多岁的女人 打开了门上的安全链。

> 像艺术家的女人: 嗨. 我能为你做什么? 比尔:晚上好。我找多米诺。

像艺术家的女人: 多米诺?

比尔: 是的。她是不是正好在家?

一个 20 多岁的漂亮女孩头发还湿着.

裹着浴巾,把头探了出来。

萨莉(微笑地): 你在找多米诺? 你得原 谅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刚洗完澡。

比尔: 是的, 她在里面吗?

萨莉(拔开门栓):先进来一会儿吧。

内景 多米诺的公寓 夜晚

比尔走讲房间。

萨莉: 嗨。我是萨莉。这是皮艾特拉。

即兴表演——互相问候。

比尔环顾四周,没有看见多米诺。

萨莉: 好了, 你看见了, 多米诺不在。

比尔: 是的。你认为她很快会回来吗? 萨莉: 我不认为。

像艺术家的女人: 也许明天。

比尔: 好吧。那么, 如果可以, 我把这个 蛋糕留给她。

像艺术家的女人(接过蛋糕):好的,太 好了。我们会看着她拿到这个的。

比尔: 她出城了吗?

像艺术家的女人:哦——没有,实际上, 她在医院里。

萨莉看了她一眼。

比尔: 噢,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抱歉。我 希望没什么严重的问题。

像艺术家的女人: 我们也真的不能肯 定,是为了做什么测试。

萨莉又看了她一眼,靠近比尔:她披着 的浴巾下面露出了一部分裸着的下身。

萨莉: 听着, 我不能肯定你是怎么打算 的——不过如果除了面包之类的事儿, 我没 有什么问题。

比尔(犹豫着): 你瞧, 我很愿意, 不过另 找时间吧,好吗?我正巧拿着蛋糕经过这儿。

萨莉: 你肯定吗?

比尔(点头):我真的得走了。

外景 多米诺家所在的大街一比尔走 着 夜晚

画外音: 难道这是又一个或者是最后一个迹象, 说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注定会失败?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他避免了从多米诺那儿感染上可能会致命的病毒这个事实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吗? 每一件事情看起来是那么不真实——他的家庭, 他的妻子, 他的孩子, 他的职业, 甚至他自己。比尔流着泪, 感到一阵窒息。他已经两天没有睡觉, 他的神经正渐渐地崩溃。他有意识地加快脚步, 改变了刚才那种情绪。

外景 街道一比尔被跟踪 夜晚 突然,比尔感到他正被人跟踪。

他回头看了一眼,发现一个男人在他后面大约半个街区以同样快的速度走着。

那个男人一发现比尔看见了他, 就立刻 假装看着一家商店橱窗里的东西。

一组顺序的短镜头 那个男人跟着比尔一经过几条街道

街道一咖啡店附近的报摊 比尔在报摊前停了下来,买了一份报纸。 他再往回看。那个男人还在那里,慢慢 地向他这儿走来。

比尔走进旁边的咖啡酒吧。

内景 咖啡酒吧 夜晚

比尔在一张靠墙的桌旁坐下, 眼睛盯着 门的方向。

一个女服务员拿着一杯冰水和菜单走 了过来。

女服务员: 嗨。你现在想要点什么吗? 比尔: 当然。(作出一个疲倦的微笑看 着菜单)我想要……一杯咖啡, 还有……也 许是丹麦奶酪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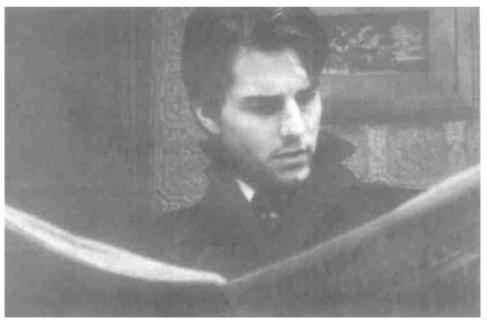
女服务员:好的,就来。

她收起菜单走开了。

比尔尽可能睁大眼睛, 低下头喝了点水。他看上去很可怕。

他貌似悠闲地拿起刚买的报纸开始浏览起来。一条报道吸引了他的目光——

"前美女皇后在宾馆服毒过量": 凯莉· 克兰,30岁,前威斯康星州小姐,由于服毒过



量于今天早晨被送到纽约州立医院,病情危急。在圣·卡洛斯大饭店,人们设法要和她联系上,但她一直没有反应。当警察进入她的房间时,她已经失去了知觉。夜班经理告诉警察,今天早晨四点时她是被两个身份不明者带回饭店的。

画外音:早晨四点钟! 和他回到家的时间一样! 还有两个男人! 是否就是这两个男人在一个小时后把尼克· 奈廷格尔带出了他的宾馆? 没有绝对的理由相信凯莉· 克兰和' 那个女人" 就是同一个人——

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 手开始发抖。

比尔叫女服务员来付帐。

同时, 他注意到那个一直在跟踪他的男 人正坐在另外一张桌子上。

这个男人慢慢地拿起一份报纸, 挡住了 自己的脸。

比尔付了帐单。

在门口,他转过身寻找坐在桌子那儿的可疑人物,但是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外景 医院 夜晚

远景。

内景 医院

比尔。急救室候诊处的标记。他走向 咨询台.一个年轻的黑人姑娘坐在那儿。

比尔:晚上好,我是哈福德医生。我想看看我的一个病人,我相信她今天早晨被送到这儿来了。

他向她出示身份证。

办事员: 好的, 谢谢, 医生。你说她叫什么名字?

比尔: 姓克兰, 凯莉•克兰。

职员: C-U-R-R-A-N?

比尔:是的。

姑娘在计算机键盘上敲击着。屏幕上出现了一些内容,她停了下来——

办事员:是凯莉•克兰,对吗?

比尔:正是。

办事员: 我很抱歉, 医生。很抱歉她今 天下午死了。

比尔:什么?

办事员:是的,下午三点四十五分。

比尔盯着她。他突然奇怪地感到非常 轻松。

比尔: 尸体是在医院停尸房吗?

内景 医院通向停尸房的路上

比尔跟着一个黑人男清洁工走在医院的走廊里。

内景 停尸房

停尸房是一间光线明亮、贴着白色瓷砖的屋子,有六张解剖台和五十个左右的停尸柜。屋子里没有别的工作人员。

黑人清洁工查看了一下名单, 向停尸柜走去。

他打开柜子,抽出其中一格,拿掉了盖 在尸体上的一层纸。

比尔紧盯着这具年轻女人赤裸的尸体。

清洁工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比尔, 比尔 点了点头。清洁工走到屋子的另一角抽起 了烟。

比尔扶着女尸的头稍稍抬起 ——

她的脸色苍白,半睁着的眼睛盯着他。 下颚往下垂着,窄窄的上嘴唇有些鼓起,露 出发蓝的牙龈和一口漂亮的白色牙齿。

他轻轻地放下她的头。

他的眼睛在她身体的曲线上移动。

他摸了摸她的前额和脸颊、她的肩膀和手臂,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指引着他。

他的手指在尸体身上的各个部位移动; 虽然这些部位已经僵硬, 但是它们似乎都极 力想活过来, 抓住他的手。

他向她弯下腰,好像着魔般被吸引住 了。 画外音: 这就是他正在寻找的女人吗? 这就是那双眼睛, 前天还带着那样的激情照亮着他? 这就是那个充满诱惑的肉体, 曾经使他感受到了无法抗拒的欲望? 他又弯下腰, 离她更近了一点儿, 似乎能从她僵硬的表情上找出一个答案。但是他很快地只看了一眼。他知道即使这是那个女人的脸、她的眼睛, 他也不想——也不能——实际上他不想知道。他也意识到从他看到报纸上的那条报道开始, 他就已经把那个女人想像成了她妻子的样子。他有些震颤。他意识到在他的心目中, 他的妻子一直就是他不断寻找着的那个女人。

他从尸体上挪开手指,握住她细细的手腕把她冰冷的胳膊小心地放在她的两侧。

他看着清洁工---

比尔: 好了, 谢谢。我结束了。

比尔看着清洁工把这一格柜子推回去 关上门。

清洁工: 要洗一洗吗, 医生?

他指着一排水池。

比尔:谢谢。

比尔走了过去,用消毒剂仔细地清洗自己的双手。

他的手机响了。

比尔: 喂……是的……那非常好……好的……哦, 我估计大概 20 分钟……行……再见。

外景 齐格勒家的住宅 夜晚 比尔的出租车停了下来。

房子里没有几盏灯亮着,给人一种圣诞 节晚会之后灯火阑珊的感觉。

男管家打开门,接住了比尔的大衣。

齐格勒的助手哈里斯出现在门口。

哈里斯:晚上好,哈福德医生。

比尔:晚上好。

哈里斯:谢谢你这么快就赶过来。

比尔: 大概是怎么回事?

哈里斯:恐怕我不知道。请你跟我来, 好吗?

比尔跟着哈里斯。他们的脚步在寂静的房子里听起来响声特别大。他们在图书 室门前站住。哈里斯敲门。

齐格勒(画外):进来。

哈里斯为比尔打开门, 在他后面关上后 留在了外面。

齐格勒从一张扶手椅上站起来, 和比尔握手。

齐格勒: 嗨, 比尔。很抱歉晚上这个时候把你拖过来。

比尔: 没关系。

齐格勒: 你喝点什么?

比尔: 好吧, 我想 ——白兰地。

齐格勒(去酒吧):上次那个晚上看见你和艾丽丝,真是非常好。

比尔: 那次晚会很棒, 我们玩得很痛快。 齐格勒: 可惜你不得不早早离开。

比尔: 我们也不想走, 但是我有几个定好的预约。

齐格勒递给他白兰地酒, 他们互相碰 杯。

两人同时:干杯。

比尔: 不错

齐格勒:拿破仑,1935年出品。

比尔看上去感觉不错。

比尔: 那么——会有什么问题呢?有人不适应天气?

齐格勒看着自己的白兰地酒杯。

齐格勒: 我能坦率地说吗, 比尔? 比尔: 当然。

齐格勒: 我担心我要说的东西可能谈起 来有些尴尬。

比尔: 我是你的医生。

齐格勒摇晃着他的白兰地酒杯。

齐格勒: 这不是医药方面的问题。

比尔:噢。

齐格勒:不是。

比尔看着他,很想知道究竟。

齐格勒点点头,报以一个紧绷着的微 笑。

齐格勒: 我不太清楚怎么开始说, 但是 也许最好明说了吧, 我碰巧得知许多在过去 的这 24 小时里你做的一些事情。

他想让比尔静听他的叙说。

比尔: 很抱歉维克托, 但是我可以问一 下我们究竟在谈什么吗?

齐格勒(平静地):比尔,请相信我,我知道这很尴尬——也许对你对我都很尴尬。 行吗?

比尔沉默不语。

齐格勒: 好吧 ……现在, 我想和你谈话的原因是我认为关于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你有些误解, 我想来澄清。

沉默。

齐格勒: 好吧。我认为我应该告诉你我也在那里, 那所房子里。

齐格勒用一种"你应该相信我"的口气 说这些话。

> 齐格勒: 我看见了发生的所有事情。 长长的停顿。

比尔: 那么, 多么令人惊讶的巧合。

齐格勒: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巧合, 我一开始就那么想。但是后来我想起在那次晚会上看见你和你的音乐家朋友——尼克——在一起叙旧, 我马上就意识到那个烂蠢人就是你在那儿的原因。

比尔立刻站了起来。一切都不用否认了,他必须保护他的朋友。

比尔: 你瞧维克托, 这都是我的过错。 尼克尽了全力不让我和他谈这事。

齐格勒: 是的, 我知道。他告诉了我们。

但是事实上,还是这个混蛋先告诉了你口令 和地址的。

比尔: 那都是因为我逼着他的缘故。

齐格勒: 也许是这样, 但是我把他推荐给了那些人, 而他却出卖了我对他的信任。

比尔(犹豫着): 我今天早晨去了他的宾馆。

齐格勒: 我知道。

比尔: 那是怎么回事?

齐格勒: 那是我的人跟着你。他告诉我你发现了他。

比尔难以置信地摇摇头——

比尔: 你为什么让人跟着我?

齐格勒: 不是为了你好吗? 怕你做出一 些傻事?

比尔: 旅馆接待员说今天早晨有两个人 在五点半把他带走了。

齐格勒: 对的。他们给了他一张飞机票,并且把他送到了机场。现在他可能已经回到他在西雅图的家了。

比尔:接待员说他的脸颊上有一道伤痕。

齐格勒: 就那些吗?

比尔: 他没事吧?

齐格勒: 这已经是便宜他了。

比尔: 别的呢?

齐格勒: 他没事。如果你还担心, 可以 给西雅图打电话, 我会给你他的电话号码。

齐格勒又倒了一些白兰地酒。

比尔: 尼克从来没有对我提过第二个口令, 是因为这个我才被发现的吗?

齐格勒: 没有第二个口令。你一到那儿就自己暴露了。被邀请来的客人都不坐出租汽车, 也不会在从大门到大楼的路中间走出汽车, 仆人们拿走了你的外套, 我们的一个人搜了你的衣服口袋, 发现了租用道具服装的收据, 上面的名字是 W. 哈福德, 而这个



人显然不在客人名单上。(啜了一口白兰地) 比尔,这些人不是一般人。我认为你肯定不 知道你能从那样一种情形下脱身而出有多么 幸运,将来有一天你会为此而感谢我。

比尔: 那个女人怎么样了?

齐格勒: 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

比尔: 她为什么试着警告我?

齐格勒没有很快地回答。

比尔: 她为什么愿意为了我而牺牲她自 己?

齐格勒: 比尔, 你能肯定她是那种为了 你所想像的那种情况而真地做出牺牲的女 人吗? 如果她参与其中, 而且那么熟悉规 则,你想一想,她是否属于其中一个男人或 者属于所有男人,这中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比尔, 她只不过是一个眨眼间消失的妓女罢 了——那么说一点都不过分。

比尔茫然地盯着他。

齐格勒: 比尔, 告诉我, 你从来就没有想 过整个这件事情可能只是一场做手势的猜 字游戏?玩这样的游戏是为了某个不属于 其中的什么人 —— 吓唬他们, 确保他们不再 声张?

比尔深深地吸了口气,似乎想完全理解 刚才所听到的那些话。

然后他从口袋里取出刊登着那篇关于 服毒过量报道的报纸 ——

比尔: 这是怎么回事?

齐格勒: 这是什么?

比尔: 是她吗? 我去了停尸房, 但是我 认不出来。

齐格勒:是她。

比尔(安静地): 就是这个意思 ——当她 说要顶替我的时候?

齐格勒: 不, 不是这样, 但我恐怕你会这 样想,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和你见面的原 因。

比尔: 你说这是一场猜字游戏, 但这不 是很奇怪吗——一个女人献出自己作为牺 牲品. 第二天早晨她就死了?

齐格勒: 那是巧合, 令人惊讶的巧合; 也许是最偶然的巧合, 确实如此。比尔, 请相信我, 在她死这件事发生之前, 什么都没有对她做过。她让很多人注意到了她, 那当然是真的, 但是没有什么强人所难的事情。后来, 当我的人把她留在宾馆时, 他们说一切都很正常。在那之后在她的房间里出事了, 她对自己做的, 和她以前对自己做的一样。但是, 令人伤心的是, 那是最后一次了。她服毒过量吸爆了, 就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愚蠢的游戏没有运气。她把门从里面锁上, 警察不得不破门而入。不, 恐怕对她来说一直就是时间的问题——当她在圣诞晚会那天在我的卧室里昏迷时, 你已经说了很多了。

比尔: 我的天, 那是她?

齐格勒点头,表示"是"。

俩人在紧张的沉默中过了一会儿。

然后, 齐格勒轻松地叹了口气, 作出"谈话顺利结束"的样子——

齐格勒: 因此, 比尔,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为什么认为需要澄清, 这很重要。但是, 现在我认为, 所有的盘子都要洗干净再收起来——一切都结束了。谁也没有杀谁。有个人死了, 那是令人伤感的。但是生活还在

继续,永远如此——除非没有生活。对吗? 内景 比尔的公寓 夜晚

比尔静静地走进他的书房, 和前一天一样先脱去了衣服。他尽可能悄无声息地走进卧室。

他听见艾丽丝轻柔而有规律的呼吸,看见她的头在枕头上的轮廓。他的心里出乎意料地充满了温柔的感觉,甚至是某种安全感。他注意到靠近艾丽丝的脸很近的地方有一些黑色的东西。那很清楚是一张人脸的轮廓,这张脸是在他的枕头上。

过了一会儿,他的心脏停止剧烈的跳动了,但是很快他看见了那是什么——他伸出手,拿起那副他前天晚上戴着的面具。

画外音: 他想这一定是他早晨拿走服装时掉下的, 艾丽丝发现了之后把它放在枕头上她的旁边, 好像就是他的脸的象征, 一张对她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谜的他的丈夫的脸。

突然, 他感到所有的力量似乎已经耗尽; 他紧紧地抓住面具, 发出痛苦而大声的啜泣——非常出人意料——他在床边倒了下去, 把头深深地埋进枕头里, 哭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他感觉到一只柔软的手爱抚着他的头发。

他看着艾丽丝充满忧虑的眼睛——

比尔: 我要告诉你 所有的一切。

艾丽丝举起手,似 乎要阻止他;但是他拿 过她的手,紧握着——

比尔: 是的, 我要 告诉你所有的一切。

卧室一现在是黎 明

灰色的 太阳光线已经照在窗帘上。



艾丽丝毫无表情地坐在窗户旁的一张 小桌子上,抽着一只快要燃尽的香烟。她旁 边是一个满是烟头的烟灰缸。

比尔凄惨地坐在床边, 盯着地毯……他 叹了口气,看了看艾丽丝。

她悲伤地向他微笑, 向他伸出手。他慢慢地从床边站起来, 向她走去——

比尔: 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她凝视着他的眼睛。

艾丽丝: 我想我们都应该觉得欣慰, 我们都没有在我们的冒险中受到伤害, 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梦想中的。

比尔在她面前跪了下来——

比尔: 你真地肯定吗?

她拿过他的手,看着它们——

艾丽丝: 我只能肯定一个晚上的真实, 但是整个一生是否都真实,就不要去说了。 比尔: 可是梦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梦。

她把他的头压向她的乳房。

艾丽丝: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是清醒着的……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比尔(耳语般地):永远。

他几乎还没有说完这两个字, 艾丽 丝就 把她的手指放在他的嘴唇上。

艾丽丝(耳语般,似乎是对自己说):我 们永远无法预见未来。

他们温柔地接吻,在床上躺了下来,彼此都有点困倦,但没有睡意;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直到街道上传来日常的声音,一道眩目的阳光从窗帘中间照射进来;他们8岁的女儿——海伦娜跑进他们的房间,跳上了他们的床。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完)

更 正

本刊 2001 年第 4 期第 143 页"编者前言"中第 10 行应为" ……提出了一系列与本国电影艺术……"

特此更正,并向读者深表歉意。

本刊编辑部 2001年9月